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4n0082

傳燈玉英集

（殘卷）

王隨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
    -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 僧邮禪師
    - 向居士
    - 相州慧滿禪師
    - 三十祖璨大師
    -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 潤州法融禪師(道信大師法嗣)
    - 智巖禪師
    - 智威禪師
    - 金陵曇璀禪師
    - 宣州玄挺禪師
    - 潤州玄素禪師
    - 舒州崇慧禪師
    -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 杭州鵲巢道林禪師
    - 天台雲居智禪師
    - 北宗神秀禪師
    - 嵩嶽慧安國師
    -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 五臺巨方禪師
    - 兗州降魔藏禪師
    - 壽州道樹禪師
    - 洛京仁儉禪師
    - 嵩嶽破竈和尚
    - 嵩嶽元珪禪師
    - 益州保唐無住禪師
  - 六祖慧能大師法嗣
    -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 南嶽懷讓禪師

-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 司空山本淨禪師
- 婺州玄策禪師
-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 江西道一禪師
-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 百丈大智禪師
- 潭州靈祐禪師
- 洪州希運禪師
- 杭州大慈禪師
- 潭州性空禪師
- 福州大安禪師
- 福州神讚禪師
- 廣州和安禪師
- 洪州東山和尚
- 京兆弘辯禪師
- 福州智真禪師
- 河中公畿和尚
- 湖南景岑禪師
- 荊南曇照禪師
- 終南雲際禪師
- 鄧州香嚴禪師
- 趙州從諗禪師
- 池州靈鷲禪師
- 鄂州茱萸山和尚
- 衢州利蹤禪師
- 洛京嵩山和尚
- 日子和尚
- 蘇州西禪和尚

- 池州甘贊行者
- 杭州徑山禪師
- 福州正原禪師
- 杭州刺史白居易
- 杭州天龍和尚
- 五臺祕魔嵓和尚
- 五臺智通禪師
- 黃州齊安和尚
- 袁州慧寂禪師
- 鄧州智閑禪師
- 襄州法端禪師
- 杭州洪諲禪師
- 福州志勤禪師
- 益州應天和尚
- 福州慈慧禪師
- 京兆米和尚
- 晉州霍山和尚
- 襄州王常侍
- 益州法真禪師
- 韶州如敏禪師
- 泉州慧日大師
- 揚州慧覺禪師
- 隴州國清禪師
- 婺州朗禪師
- 杭州多福和尚
- 益州西睦和尚
- 台州勝光和尚
- 漳州浮石和尚
- 紫桐和尚
- 日容和尚
- 婺州俱胝和尚
- 襄州道吾和尚
- 漳州羅漢和尚
- 筠州末山尼了然
- 鎮州義玄禪師
- 睦州陳尊宿
- 杭州楚南禪師
- 福州靈觀禪師

- 杭州宗徹禪師
- 魏府大覺禪師
- 相國裴休公
- 袁州光穆禪師
- 晉州景通禪師
- 杭州文喜禪師
- 袁州光涌禪師
- 鄂州志閑禪師
- 幽州譚空和尚
- 鎮州壽沼禪師
- 鎮州慧然禪師
- 魏府存獎禪師
- 鎮州萬歲和尚
- 涿州紙衣和尚
- 虎谿庵主
- 襄州歷村和尚
- 江州田道者
- 雙峯古禪師
- 洪州米嶺和尚
- 昇州道巘禪師
- 越州全付禪師
- 郢州慧清禪師
- 韶州義初禪師
- 韶州鴻究禪師
- 吉州如寶禪師
- 池州教和尚
- 汝州寶應和尚
- 汝州思明禪師
- 淄州水陸和尚
- 汝州南院和尚
-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 建州白雲約禪師
-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 祿清和尚
-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 幽谿和尚
-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 投子感溫禪師
- 福州牛頭微禪師
-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
- 陜府天福和尚
- 鳳翔府招福和尚
- 安州九嵕山和尚
- 盤山和尚
-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
-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
- 吉州崇恩和尚
- 石霜輝禪師
- 郢州芭蕉和尚
- 潭州鹿苑暉禪師
- 潭州寶蓋約禪師
-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宴禪師
- 湖南文殊和尚
- 鳳翔府石柱和尚
- 南嶽玄泰上坐
-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 鄆州四禪和尚
-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 太原海湖和尚
- 嘉州白水寺和尚
-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
-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
-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

-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
-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
-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真禪師
-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 泉州東禪和尚
-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 福州永泰和尚
-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禪師
- 建州夢筆和尚
-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 洛京憩鶴山和尚
- 潭州溈山棲禪師
-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
-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
- 太原孚上坐
-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
- 杭州佛日和尚
-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
- 楊州豐化和尚
- 雲居山昭化和尚道簡
-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
-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 朗州德山和尚
- 雲居山昌禪師
- 池州嵇山章禪師
- 新羅雲住和尚
-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
- 羚玨和尚
-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
-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
-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

-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
-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
- 衡州華光範禪師
- 處州廣利容禪師
-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 蜀川西禪和尚
-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 韶州華嚴和尚
-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
-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 鳳翔府紫陵庄一禪師
-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
- 韶州龍光和尚
-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
-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
- 定州石藏慧矩和尚
-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
- 京兆香城和尚
-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 杭州瑞龍院幼彰禪師
- 流山證禪師叅投子同禪師
-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
-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
-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
-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
-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
-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
-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
- 鄧州中度和尚
- 嘉州洞谿和尚
- 京兆臥龍和尚
-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
-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 陜府龍谿和尚
- 郢州桐泉山和尚
- 潭州文殊和尚
- 南岳啟柔禪師
- 筠州法濟禪師
- 襄州宗慧大師
- 潁州注果禪師
- 朗州璘和尚
- 蘄州悟通大師
- 洪州道謙禪師
- 湖州朗禪師
- 西川乘和尚
- 路州臻禪師
- 興元封和尚
- 澧州圓光禪師
- 信州雲震禪師
- 廬山清耀禪師
- 襄州清海禪師
- 南岳橫龍和尚
- 溫州神祿禪師
- 鄂州誨機禪師
- 懷州玄泉和尚
- 潞府玄密禪師
- 洪州隱微禪師
- 婺州德謙禪師
- 建州白雲和尚
- 虔州常真禪師
- 吉州清平禪師
- 婺州金柱和尚
- 福州義因禪師
- 灌州靈邕和尚
- 吉州住山和尚
- 潭州寶應禪師
- 朗州智洪禪師
- 襄州行靄禪師
- 蘄州四祖皎禪師
- 蘄州志操禪師
- 蘄州真鑒禪師

- 澧州藥山和尚
- 衡岳南臺禪師
- 幽州從實禪師
- 歸宗弘章禪師
- 隨州道虔禪師
- 楊州令崇禪師
- 梓州龍泉和尚
- 益州崇真和尚
- 襄州潭和尚
- 廬山行因禪師
- 嘉州東汀和尚
- 泉州龜洋禪師
- 洋州龍穴和尚
- 襄州真和尚
- 并州廣福禪師
- 興元大浪和尚
- 石門慧徹禪師
- 襄州延和尚
- 隨州圓照禪師
- 隨城演化大師
- 安州崇教大師
- 蘄州行朗禪師
- 西川靈龕和尚
- 房州懷晝禪師
- 幽州傳法和尚
- 益州淨眾禪師
- 青峯清免禪師
- 昇州文益禪師
- 襄州清谿禪師
-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 撫州龍濟禪師
- 潞州延慶禪師
- 衡岳南臺禪師
- 泉州行欽禪師
- 福州廣平禪師
- 福州清慕禪師
- 福州靈峯禪師
- 福州東禪禪師

- 彰州報劬禪師
- 泉州明慧禪師
- 金州陵龍光禪師
- 郴州清海禪師
- 郢州道欽禪師
- 處州福澄和尚
- 杭州仁王禪師
- 漳州無逸禪師
- 廬山道詮禪師
- 連州寶華和尚
- 韶州月華和尚
- 南雄州地藏和尚
- 英州樂淨禪師
- 韶州白雲和尚
- 潭州鹿苑禪師
- 灌州羅漢和尚
- 眉州黃龍禪師
- 棗樹和尚興元玄都和尚
- 鄂州智顒禪師
- 眉州昌福達和尚
- 處州報恩禪師
- 婺州普照和尚
- 婺州雙谿禪師
- 朗州楚勛禪師
- 唐州保壽禪師
- 谷隱知儼禪師
- 石門紹遠禪師
- 鄂州靈竹禪師
- 朗州緣觀禪師
- 襄州周禪師

◦ 禪門達者
- 金陵寶誌禪師
- 婺州善慧大士
-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
- 泗州僧伽大師
- 萬回法雲公
- 天台豐干禪師
- 天台寒山子

- 天台拾得
-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
-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 諸方廣語
  - 南陽慧忠國師
  - 衡嶽慧思禪師
  -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
  -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
  -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
  -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
  -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
  -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
  -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 大法眼文益禪師
- 讚頌偈詩
  - 梁寶誌和尚大乘讚
  -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 菩提煩惱不二
    - 持犯不二
    - 佛與眾生不二
    - 事理不二
    - 靜亂不二
    - 善惡不二
    - 色空不二
    - 生死不二
    - 斷除不二
    - 真俗不二
    - 解縛不二
    - 境照不二
    - 運用無礙不二
    - 迷悟不二
  -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頌
  -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頌
    - 授指
    - 最後語
    - 荅鄭郎中

        - 譚道
    - 洞山和尚良价頌
        - 無心合道
    - 龍牙和尚居遁頌
    -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明道頌
    - 大法眼禪師文益頌
        - 三界唯心
        - 牛頭庵
        - 乾闥婆城
        - 因僧看經
        -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 庭栢盆蓮
    - 白居易八漸偈并序
        - 序
        - 觀
        - 覺
        - 定
        - 慧
        - 明
        - 通
        - 濟
        - 捨
    - 同安禪師詩
        - 心印
- 銘記箴歌
    -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 騰騰和尚了元歌
    - 石頭和尚歌
        - 草庵歌
        - 一鉢歌
    - 樂普和尚浮漚歌
    - 蘇溪和尚牧護歌
    - 丹霞和尚翫珠吟
        - 翫珠吟
        - 其二
    - 關南長老獲珠吟
    - 韶山和尚心珠歌
- 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暨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僧郝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三十祖璨大師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潤州法融禪師(道信大師法嗣)
智巖禪師
智威禪師
金陵曇璀禪師
宣州玄挺禪師
潤州玄素禪師
舒州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鵲巢道林禪師
天台雲居智禪師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五臺巨方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洛京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益州保唐無住禪師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

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捜捜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六宗所一一訶問彼尊者聞師指誨各各開悟懺悔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暎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妄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遲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開悟懺悔王聞規戒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坐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眾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為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

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眾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奉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至人乃往彼叅承師常端坐面墻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淹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夜大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月*來]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智輕心欲冀真乘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三詔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等師三讓受之自爾緇白之眾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娠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不事家產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終日宴坐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曰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白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

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訖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為剃髮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僧邕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儁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鉢一食一坐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邕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邪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曠曰不可測也師持鉢聚落隨得隨散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隨大業中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有神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邪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歧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叅謁師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乃訶曰著糟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經八月師告眾曰正法難解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付衣法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眾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秀上坐所述能曰其偈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跪受衣法啟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落髮入牛頭山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大師遙觀氣象知彼有奇異之人乃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郎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郎箇是道人僧無對祖遂入山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便起作禮曰大德識道信禪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師曰因何到此祖曰特來相訪師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遮箇在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遮箇在師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

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

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累立戰功年四十出家谷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動後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為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

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師嘗有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僧慧忠偈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曰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眾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僧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曰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喻花綠蕊間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抵臨安見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

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起立師曰何以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杭州鵲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遂捿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人亦謂鵲窠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北宗神秀禪師者(邪舍之藏誌云艮 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捨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乃曰此真吾師也祖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武后召至內道場供養命於舊山置度門寺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眾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嵩嶽慧安國師(邪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眾中尊)荊州支江人也姓衛氏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叅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

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佗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溪武后徵至輦下侍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區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初出家聞六祖受衣法追至大庾嶺求法祖曰不思善不思惡又問曰更別有密意否祖曰與汝說者非密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曰與汝同師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秀師問方師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能制伏鬼魅故得降魔名焉後遇北宗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晚成法器乃卜　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皆覩之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放曠郊壟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詞傳布天下其詞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僧等問師云竈神得什麼徑旨便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僧等無言師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僧等禮拜師曰墮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遘伊語脉豐問云未審什麼人遘陀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侍立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師又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乂手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瞋恚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

吾一目之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是焉能生死吾邪神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師即為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即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師曰東巖無樹北岫有之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昏夜喧動願師無駭其夕果暴風吼雷棟宇搖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曰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鵸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鵸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鵸去云何言聞師乃告大眾佛法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曰何名第一義師曰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

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又問曰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滅即無縛無縛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无上菩提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鱍鱍底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以上缺九紙）

曰汝達書了速迴吾…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云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徃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被讓師推倒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叅師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閒莫有真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姓杜氏叅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師後徃衡嶽居般若寺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徃問曰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

（以下缺一紙半）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姓戴氏初到曹谿振錫攜瓶繞祖師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氏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慈悲開示師曰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迴闕具以奏聞即勑令光庭詔師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 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有志明禪師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又有真禪師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眾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也師曰若言佛度眾生道無度者此是妄生二見且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

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為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幻夢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問曰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眾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徃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者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金華人也有智隍禪師者庵居師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而始開悟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肅宗敕中使孫朝進賣詔徵赴京待以師禮隨機說法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佗心慧眼帝敕令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佗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精佗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問為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為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為太近)一

日喚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云却道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彼問僧作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遮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曰法眼恁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入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叅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遮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為當扶背後)有僧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姓高氏年十四謁六祖祖曰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佗曰祖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而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貌奇虎視引舌過鼻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肋骨一日師上堂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為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迴來舉似師師云汝更去見佗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

對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叅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師遂禮拜問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踴躍禮謝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隨問隨荅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再禮拜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辯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豈無變易有道流問世閒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來問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揔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佗喫飯時不肯喫百種

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是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揔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笋應揔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禮謝而去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佗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佗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誇)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拽西堂作忍痛聲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僧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

是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剎鬼國于又曰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云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叅方上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閒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屃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師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為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眾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眾皆無對)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徃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兀兀愚癡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佗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云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常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憧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為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準世閒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纓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樺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所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眾朝粲暮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眾[序-予+(鴈-厂)]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為飯頭主菜者目為菜頭佗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撿舉抽下本住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眾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檀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眾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執辯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潭州靈祐禪師(懷海禪師法嗣)
洪州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禪師
潭州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福州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京兆弘辯禪師(懷惲禪師法嗣)
福州智真禪師
河中公畿和尚
湖南景岑禪師(普願禪師法嗣)
荊南曇照禪師
終南雲際禪師
鄧州香嚴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蕲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杭州徑山禪師(齊安禪師法嗣)
福州正原禪師(靈默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如滿禪師法嗣)
杭州天龍和尚(法常禪師法嗣)
五臺祕魔嵓和尚(靈湍禪師法嗣)
五臺智通禪師(法常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智岩禪師法嗣)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十五出家遊江西參百丈太智禪師百丈許之入室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百丈起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佗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有司馬頭

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溈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刱院多取决焉)對云溈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令喚典坐來(即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溈山主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缾問云不得喚作淨缾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木*突]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到淨缾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溈山是山峭絕夐無人煙師猿猱為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緜是天下禪學輻湊焉師上堂示眾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佗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佗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箇便是麼師云遮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仰山撼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缾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缾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度淨缾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眾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

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圓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圓了汝更與我圓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上堂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喚作水牯牛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溈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瀑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師後叅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佗後不得辜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笑歸上堂謂眾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啚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佗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揔似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眾為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木*隸]子有此眼腦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又云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

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師上堂云山僧不解荅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下眾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揔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埽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汝西來意沙彌(沙彌即仰山也)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為山為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曰出也及住仰山常舉前語謂眾曰我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上堂云汝諸人揔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眾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所以安在為山三十來年喫為山飯屙為山屎不覺為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如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志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為渾大有雪峯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師曰蒙百丈指箇歇處其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聞極則事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禪者乃命師同叅馬祖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樧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邨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清田和尚與瑶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瑶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瑶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煎茶了瑶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楊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帝曰云何名戒師曰防非止惡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叅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腸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勑修天下祖塔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楊州人也姓柳氏一日示眾曰動容晌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眾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為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師遣一僧去問同叅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題未曰未曾師曰閑題一篇無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却騎要下却下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貍奴白牯為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荅虛空誰人親得聞木义丱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凉寒即向火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眾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揔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講華嚴僧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

但無假無云如師所說有何教文師曰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曰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示眾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縱學得種種差別義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空記持佗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又云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佗籠罩始是學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抵池陽叅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異曰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彊是非邪師曰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眾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眾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窗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蘗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昔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柱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師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兔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兔子見驚師云為老僧好殺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

曰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眾晚參師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坐云那僧纔出禮拜為什麼便收伊為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摠成墼子也且道遮僧出來具眼不具眼)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明日去問路向什麼處去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曰我為汝勘破遮婆子子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怎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僧勘破)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眾僧合使邡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捿泊字師曰汝等摠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等摠識字(法燈別眾僧云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遮裏不曾見恁麼人)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扳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眾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遮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矸師云汝只見掠矸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矸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橋扶掠矸)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遮裏若曾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曰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刼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刼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曰闍梨

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閒摩尼為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鵁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院主却問鵁為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販關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販關若撿得出是上坐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真定帥王公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聞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麼下禪牀師云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眾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永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着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姓周氏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嗥嗥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钁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眾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

叫云維那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眾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日子和尚亞谿來叅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漠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叅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摠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招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鉼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鉼不得如今不得毀鉼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參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去上堂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人姓錢氏有小師洪諶以講論自矜(諶即徑山第二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諶聞茫然禮辭遊至溈山方悟玄旨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師嘗述二偈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栰未曾渡者要須船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便忘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荅偈頌(鳥窠章敘訖)常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

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脩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開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却頸云郎箇魔魅教汝出家郎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云老兒家放却义子得也)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眾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眾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問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一/幺]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袁州慧寂禪師(溈山靈祐法嗣)
鄧州智閑禪師
襄州法端禪師
杭州洪諲禪師
福州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常侍
益州法真禪師(大安禪師法嗣)
韶州如敏禪師
泉州慧日大師
揚州慧覺禪師(從諗禪師法嗣)
隴州國清禪師
婺州朗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衢州利蹤法嗣)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婺州俱胝和尚(天龍和尚法嗣)
襄州道吾和尚(道常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
筠州末山尼了然(大愚和尚法嗣)
鎮州義玄禪師(洪州黃蘗法嗣)
睦州陳尊宿
杭州楚南禪師
福州靈觀禪師
杭州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公
袁州光穆禪師(袁州仰山法嗣)
晉州景通禪師
杭州文喜禪師

袁州光涌禪師
鄂州志閑禪師(鎮州臨濟法嗣)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壽沼禪師
鎮州慧然禪師
魏府存獎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州智法嗣)
江州田道者
雙峯古禪師(福州雙峯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杭州兵謹法嗣)
昇州道巖禪師(楊州慧覺法嗣)
越州全付禪師(仰山光涌法嗣)
郢州慧清禪師
韶州義初禪師
韶州鴻究禪師
吉州如寶禪師(光穆禪師法嗣)
池州教和尚(志開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魏府存獎法嗣)
汝州思明禪師(沼禪師法嗣)
淄州水陸和尚(慧然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和尚(魏府大覺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斷手二指跪致於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叅溈山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言下頓悟韋宙就溈山請一伽陀溈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師隨溈山去開田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蹋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候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蹋鍬其意如何清云勿柰船何打破脣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

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蹋鍬意音如何禾山云我問汝)溈山與師游行次烏啣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見僧來豎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眾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佗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 師提起拂子曰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適來是靄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師未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依溈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辯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憒然無對師遂歸堂徧撿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醻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閒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存阿那頭)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遭唐會昌沙汰眾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靄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曰不汙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眾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佛曰長老問師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徵眾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則走殺天下人也)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雪峯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問久戰砂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花爭柰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眾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眾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遇溈山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師更不迴顧溈山曰此子堪為法器

京兆米和尚(亦謂米七師)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眾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佗始得師亦肯之

晉州霍山和尚師聞五臺祕魔嵓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义著師遂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迴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閒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

公嘗問一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上畫狗子云遮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齕著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佗去也師曰隨佗去也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僧曰不會師曰鶻崙塼一日眾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眾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僧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為縣獄卒徃徃棄役徃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內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揔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張居士問爭柰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倚子火爐窻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閒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嚙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什麼不嚙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為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三日載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 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摛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有僊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僊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僊無語師曰死却遮漢也(雲山云僊不別前語)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丈夫而無丈夫之氣擬徃諸方叅尋其夜山神告曰將有大菩薩來說法果於旬日天龍和尚到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叅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一指歸而舉似師師言以刀斷其指童子叫走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領解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眾云美食不中飽人契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月*氏]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佗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寤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凡上堂示眾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諾師有時執木劒橫在肩上作舞僧曰手中劒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癡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胷打一拳駭散癡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脖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曰宇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佗笑我隨處自騰騰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游方時到山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為佛法來閑曰為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叅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曰何不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遮裏)閑問如何是末山然曰不路頂閑曰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服膺僧到叅然曰太鑑縷生僧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曰為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曰世界傾壞僧曰世界為什麼傾壞然曰寧無我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蘗普請鋤薑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上座將去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义手黃蘗將钁钁地曰我遮钁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钁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溈山因仰山侍立次方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為什麼被臨濟奪却溈山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蘗後語但囑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曰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一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齊大似白枯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揔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麻谷到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擎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入方丈師將示滅乃說偈曰泛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佗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極還麼

睦州陳尊宿初居睦州晦迹常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師因晚叅謂眾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尋常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問一長老曰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僧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金剛經尚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曰遮箇喚作什麼大德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遮箇是什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表讚無限勝緣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鉼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閣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也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田地被兄放不淨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曰心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魏府大覺禪師師臨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問曰汝適來會麼僧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捨眾入大安精舍公入寺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閒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頗似禪者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請上人代酬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曰裴公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公不浪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為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鉼觜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

杭州文喜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乂手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灌谿志閑禪師師謂眾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眾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

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
鎮州寶壽沼和尚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佗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遮一縫尚不柰何乃代云且釘遮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巾遮裏無餘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師後為唐莊宗師莊宗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醻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噗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醻價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眾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已信獨處一方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僧曰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曰是僧曰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雙峯古禪師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者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出是長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道巘禪師上堂謂眾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茫蓋為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眾中建立箇賓主問荅事不獲已蓋為初心爾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白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閒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櫂谷裏聞聲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荅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花不墜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背負圓光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師一日拈起蒲團示眾曰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麼生眾無對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為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
汝州寶應和尚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之默然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漪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坐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坐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箇錯便待留我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以上缺四紙）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閱華嚴教發明性海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至桐城縣師亦出山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師謂眾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今氣力稍劣脣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揉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摠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金鑰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摠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啟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師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邪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僧問曰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彳*粵]辛苦曰未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郎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如何是郎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授記處不得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學人一問即和尚荅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為老僧開堂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達麼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

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建州白雲約禪師天台韶和尚叅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舡來陸來曰舡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盧陵新淦人也姓陳氏抵大溈山為米頭一日師篩米溈山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山於地上拾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遮箇是什麼師無對溈山又曰莫欺遮一粒子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溈山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眾米裏有蟲師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曰添淨缾水著師從此省覺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為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 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窓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憂(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佗為什麼道死憂若不會什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佗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什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師良久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謁南泉值馬祖諱辰南泉垂問眾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眾皆無對師乃出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曰此子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叅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

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為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師曰恁麼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僧問蛇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如此不得不與佗師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衣鉢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缾終不為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僧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為闍梨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未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擬之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坐牽牛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師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佗有分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眾無對)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荅如彼章出之)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

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師上堂僧問曰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師上堂示眾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為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佗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佗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師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眾迴歸省覲而問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僧問師若是教意某甲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為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華落碧巖前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師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搖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澹黃齏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陜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梨爭得怪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鵁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闍梨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華麤
盤山和尚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安州九嵕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鄂州巖頭全豁禪師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為友自餘杭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叅德山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之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撞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曰鍾未鳴鼓未擊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眾駭之白德山曰豁上座不肯和尚請勘過德山令侍者喚入方丈問曰上座今日道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啟述德山明日說法竟大眾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慙愧大眾喜德山老人會句也佗後天下人近不得然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與羅山卜 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載問師曰脚下過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梨行脚為什麼事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為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舡來陸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箇麼曰若隔遮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也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眾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濟云雪峯恁麼道為當點檢別有落處眾中喚作自抽過抽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且作麼生)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

溈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佗否僧曰某甲不肯佗師曰溈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溈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溈山古佛子教去懺悔是證明溈山是讚歎溈山古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矣)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拈搥豎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眾看此一員戰將)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眾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麼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于石霜之室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為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然之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為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上堂有僧問無閒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閒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叅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為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僧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為什麼吞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叅尋訪道福州覆舡山

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蓁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筯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荅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曰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宴禪師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如人齩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覷曰覷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為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為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為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眾而對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鏁洞山曰闍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南嶽玄泰上坐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將于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首問道于翠微臨濟常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後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忩速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闍梨掐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頭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之師因茲服膺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

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鷺啼師上堂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 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師一卦師曰汝家邪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靄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得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祖佛與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曰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閒大有人不肯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遵師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遵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閒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透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即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樓不是行家作遵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遮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洎不犯洎滴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鉤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以上缺四紙半）

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將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舡子麼師曰見曰舡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舡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漳州刺史王公師開堂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霖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污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舡子問泯默將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眾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為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有尼到叅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摠道了也今日眾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為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真禪師初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悟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師臨終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坐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人也姓薛氏夜叅後下堂師召曰大眾迴首師曰看月大眾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眾無對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塲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挂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醨迨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佗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眾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摠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知尚諫師曰遮野狐精師曰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摠到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臥龍西堂鼓山摠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和尚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是納僧鼻孔眾皆無對師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普請下去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蟭螟吞大蟲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十

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牙擬思量何劫悟問曰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僧問不因王請不因眾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遮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佗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花拆曲 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付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 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溈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 問曰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上箔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

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眾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叅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歐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猧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猧子不消一踢
南嶽般舟道塲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師一日謂鑒上坐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也)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言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
杭州佛日和尚初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迴頭即勿交涉)後叅夾山未陞堦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堦禮拜夾山又問閣梨與什麼人為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佗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佗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佗人得來也師曰自己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什麼處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涤涤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樗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椀子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夾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師又問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夾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去摘玉花晚後鳳嘲歸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
楊州豐化和尚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雲居山昭化和尚道簡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佗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屻地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德相親去師曰[怡-台+史]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
朗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秖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雲居山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相識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山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揔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
新羅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羚玨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上堂曰雪峯和尚為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鑷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眾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為眾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亦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眾皆無語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上堂示眾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得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燄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磉磐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忽遇客來時將何祗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辯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師有一偈示眾曰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皆揔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佗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秖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師曰秖如鑊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眾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閒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閣梨手裏也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師謂眾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為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僧問久響盧山石門為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為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鳳翔府紫陵庄一禪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巉岏師不肯自荅曰金龍迥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閒韻知音豈度百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賓頭盧一身為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一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辯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豎也無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
定州石藏慧矩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京兆香城和尚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鈎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砂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蝗之絲廚絕聚蠅之[糝-(彰-章)+小]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洛中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延迎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取而塑觀音像以藏之一日閑步巖岫閒倏覩摩納數珠銅瓶樧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醻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因目為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為教門外護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囑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閒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佗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

杭州瑞龍院幼彰禪師上堂曰老僧頃年遊歷於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佗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

流山證禪師叅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因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閒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謂南方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直造疏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眾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疏山曰閻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閻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便休師下堂尋住黃蘗山聚眾開法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僧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師如何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抵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齏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重重關鑰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僧問落日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佗道什麼師曰但向佗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禪師

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夢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忽猒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復往南謁樂普安禪師師器之入室有僧辭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師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躍師囑之曰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之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華發遲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蹋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樂普問曰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揔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授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為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請和尚離聲色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涤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
京兆臥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浮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劒揮時豈該明暗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坐既登法靄請震師曰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恁麼則一花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

如何通信師曰闍梨外邊與誰相識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佗門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辯水舉棹即迷源從此悟入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金陵李氏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貞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

陜府龍谿和尚上堂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眾無語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人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佗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南岳啟柔禪師(韶州文偃法嗣)
筠州法濟禪師
襄州宗慧大師
穎州注果禪師
朗州璘和尚
蘄州悟通大師
洪州道謙禪師
湖州朗禪師
西川乘和尚
路州臻禪師
興元封和尚
澧州圓光禪師
信州雲震禪師
廬山清耀禪師
襄州清海禪師
南岳橫龍和尚(台州瑞嵒法嗣)
溫州神祿禪師
鄂州誨機禪師(懷州彥禪師法嗣)
懷州玄泉和尚
潞府玄密禪師
洪州隱微禪師(福州道閑法嗣)
建州白雲和尚(婺州德謙禪師)
虔州常真禪師
吉州清平禪師
婺州金柱和尚
福州義因禪師
灌州靈嵒和尚
吉州住山和尚
潭州寶應禪師
朗州智洪禪師(安州白兆志圓法嗣)
襄州行靄禪師
蘄州四祖皎禪師
蘄州真鑒禪師
澧州藥山和尚(潭州藤霞法嗣蘄州志操禪師)
衡岳南臺禪師(潭州雲蓋景和尚法嗣)
幽州從實禪師

歸宗弘章禪師(廬山懷惲法嗣)
隨州道虔禪師(池州章禪師法嗣)
楊州令崇禪師(洪州雲居懷岳法嗣)
梓州龍泉和尚
益州崇真和尚(襄州鹿門處真法嗣)
襄州潭和尚
廬山行因禪師
嘉州真和尚
嘉州東汀和尚(撫州曹山慧霞法嗣)
泉州龜洋禪師(華州草庵法義法嗣)
洋州龍穴和尚
益州崇真和尚
洋州龍穴和尚(襄州含珠審哲法嗣)
襄州真和尚
并州廣福禪師(鳳翔住興元和尚一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襄州獻禪師法嗣)
興元大浪和尚
襄州延和尚(廣德義和尚法嗣)
隨州圓照禪師(中澄法嗣)
隨城演化大師
安州崇教大師
蘄州行朗禪師(彥賓法嗣)
房州懷晝禪師
西川靈龕和尚(鳳翔青峯法嗣)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眾禪師
青峯清免禪師
昇州文益禪師(漳州桂琛法嗣)
襄州清谿禪師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禪師
潞州延慶禪師
衡岳南臺禪師
泉州行欽禪師
漳州報劬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福州廣平禪師(道希法嗣)
福州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禪師
福州東禪禪師
彰州報劬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金州陵龍光禪師
郴州清海禪師
郢州道欽禪師
處州福澄和尚(婺州寶資法嗣)
杭州仁王禪師(杭州志球法嗣)
漳州無逸禪師(可傳法嗣)
廬山道詮禪師(潭州慧輪法嗣)
連州寶華和尚(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禪師
韶州白雲和尚
潭州鹿苑禪師(朗州緣密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西川澄遠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鄂州誨機法嗣)
棗樹和尚興元玄都和尚
鄂州智顒禪師
眉州昌福達和尚
處州報恩禪師(婺州德謙法嗣)
婺州普照和尚
婺州雙谿禪師
朗州楚勛禪師(朗州智洗法嗣)
唐州保壽禪師(安州懷楚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襄州智靜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襄州慧徹法嗣)
鄂州靈竹禪師
朗州緣觀禪師(洪州安志法嗣)
襄州周禪師(德延和尚法嗣)

南岳般若寺啟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眾始集師因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叅既善分時即今吾不再三

筠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揁師上堂示眾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霖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决定有魚行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　見之不取思之三年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
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大眾雲臻請師撮其樞要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潁州羅漢住果禪師問鑒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日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處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打-丁+亟]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問金粟如來為什麼却絳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文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麁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以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梨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劒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飜遞植日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瓶淥水安窓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瓦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礼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
南岳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雖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為眾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皷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雀*鳥]透羣峯何伸向背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師上堂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眾無出者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此出倫去莫待白頭見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日過者如何師曰(喪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師在泉州招慶以手指壁畫問僧曰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刼中遭此難來僧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坐佗後聚一千眾有什麼用處僧乃礼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八路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坐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峁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閣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為法)為[打-丁+亟]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峁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別有頌示眾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將圓寂說偈示眾曰　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寂然長徃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問三台有請四眾臨筵既處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　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叅羅山(後同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及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礼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問(如何)是活人釰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月*刖]金柱義昭照和尚有新到僧叅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問)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懞底那能解差玄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開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灌州靈嵒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曰鞏接三平日解擘當胷箭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住山和尚師有示從頌曰
住山王路住山路嵒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祖又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　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有僧問曰師喝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嵒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後遺偈云吾年八十八滿頭(乘白)髮顆顆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楊祖教自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弟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弟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堦
澧州藥山和尚(弟七世住)師上堂謂眾人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佗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

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為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衡岳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嵓前栽野果接待徃來賓曰恁麼即謝供養師曰怎生嗞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岳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歸宗寺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舩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鍾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楊州風化院令崇禪師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閣梨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弥在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廬山佛手嵓行因禪師師宴處其嵓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召不起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閞[打-丁+(隸-木+匕)]良計斷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游縣人也姓陳氏唐武宗廢教例為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弥不具戒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郎辯雞羣与鶴群　又一首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後燃燈又一首　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礼偈當時何處作沙門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　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為什麼却被水吹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襄州廣德延和尚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知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採根四平八面不言論佗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分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為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牓
隨城上護國知遠演化大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惣是戰爭[(冰-水+卄　)*攵]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打起南山皷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鏁銀華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閒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為白雲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日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　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什麼徒弟多師為什麼無徒第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眾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地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文氏上堂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冊子阿那箇教中有遮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為緣慮之塲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刼四生百劫如是直到三秖果滿佗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禪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秖刼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眾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何徑師曰無過此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惣是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遮箇是應身因僧齋前上叅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卷簾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旨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竊語住也未僧無語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師令僧眾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實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惣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子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有二僧礼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礼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坐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留修曰筍必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曰紹脩所見只如此上坐意旨如何師曰遮箇是監院

房那箇是典坐房修禮謝僧問眾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眾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礼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眾(法)眼禪師同叅地藏同辞至建陽途中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万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却迴地藏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沈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悟師上堂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人入處若辯不得莫道不疑僧問教云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如何是須弥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弥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纖毫不隔為什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為什麼覷不見師曰為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刼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
衡岳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僧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荅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与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勞側聆　師便喝出問一切眾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

此為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僧問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師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僧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舡子麼曰和尚為什麼教礼渡江般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為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弟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　透出白雲深洞裏　名花異草嶺頭生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　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中庭
處州福澄和尚僧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倍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彰州隆壽無逸禪師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僧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眾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此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踈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
州牧曰旃[方*亶]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綠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瓮醬師曰沙弥將一碗水來與遮僧照影師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

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眾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載冠子大眾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男子隨鳥雀後師遂依附久之契旨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上堂有一官人出礼拜起低頭良久師曰繫電之機徒勞佇思
南雄州地藏和尚師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　　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階何似箇火路師曰什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住禪師僧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菓熟要者近前嘗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　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樧樹夜叉頭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有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開堂謂眾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真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以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遮箇階梯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礼拜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弦断寧知調不同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浮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　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　師曰撗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飡與飡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棗樹和尚僧自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坐七棒第一坐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塩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　動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皷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知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飣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劒人

眉州昌福遠和尚僧問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皷釰擊皷釰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蒲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伸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婺州普照瑜和尚僧問向去事如何師曰决在臨鋒師乃頌曰　决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眾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佗北斗星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曰大眾只恁麼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為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

唐州保壽住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來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刼問如何是為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

石門山紹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搥擊金皷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鉼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蒸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為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薪有人相肯重灰裏貌全真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刼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

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塩又盡炭又無曰塩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
天台…
明州布…
南陽慧中國…
洛京神會大師
…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
…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鎮…（以上缺半紙）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
漳州桂琛和尚
大法眼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箭刀尺銅鑑或數日不食無飢容或歌吟如讖記齊武帝謂師惑眾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丈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倕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
婺州善慧大士者義烏縣人也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一日遣弟子傅暅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

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昶告白昶投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啟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昶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也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幼有奇相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太建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鍾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稚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乃號師為智者師常謂法華為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眾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眾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為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為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為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揔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眾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證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佗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

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眾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覩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殞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為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終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佗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揔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隨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閒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帝及百官咸稱弟子三年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回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萬回法雲公者[乎*(虎-儿+几)]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公作禮稱是菩薩有兄

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有龍興寺大明師少而相狹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溍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回來回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溍卒景雲二年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耎制贈司徒[乎*(虎-儿+几)]國公喪事官給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常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眾僧驚畏本寺有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示滅初閭丘公(名犯太祖廟諱一字)出牧丹丘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訪之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廚中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便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閒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聞兒啼聲遂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為拾得攜至國清寺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罷其所主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拾得放下掃箒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腇(上烏罪切下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廛肆見物則乞或醓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嘗雪中臥雪不沾身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乂手而立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乂手保福曰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僧問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遮箇人曰如何是遮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一日師端坐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而化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眾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猒足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鏁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麼被弟子鏁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鏁大師鏁法燈代云還我鏁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鏁虔州鏁)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子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為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

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斯/言](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玄覺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佗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竊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翺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己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韜鏃意如何仰山曰韜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比回歸去敢請流通)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

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瓶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佗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真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踈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回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為只恁麼便回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佗(洞山代云被佗覓得也)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舡玄沙扣舡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眾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佗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舉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有庵主見僧來竪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佗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什麼却顫(法澄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坐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喚什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荅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坐道是鳩子聲便成謗去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眾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佗遊上坐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沒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澄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嚩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興猶未已)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楊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拄頭頭知拄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此云我此身中有一神

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佗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眾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眾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為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醻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眾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眾生全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眾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揔別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佗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猒離生死欣樂涅槃道家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閒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

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閒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閒相邪曰世閒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為能度眾生若也無心阿誰度眾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為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攝心坐夏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

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學侶日至以定慧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師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佗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囂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眾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秖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眾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荅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荅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荅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荅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荅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荅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

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埽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即真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眾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掁(直庚切)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檐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辯親踈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冊子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佗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叅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

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眾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啟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眾啟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摠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摠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眾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眾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坐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

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坐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眾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人問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坐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坐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眾呵十大第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眾生本

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湏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為是人受罪為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為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為大經卷心為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為說師曰九類眾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眾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為眾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為度眾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末形末形既空即知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為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

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恒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佗自謂上流並佗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佗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爭鋒脣舌之間皷論不形之事並佗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汎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佗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煑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汩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佗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為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佗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惣須償佗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佗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煑煠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蚤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眾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逈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揔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滂漉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佗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眾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佗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

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佗祖師大遠在莫錯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糸*系]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曰執捉在足曰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目*蓋]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佗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曰諸上坐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麼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為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為不丈夫男子[仁-二+(夢-夕+伐)][仁-二+(夢-夕+伐)]僥僥無些子威光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為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為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師又曰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為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彊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閒閑人話到遮裏纔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如今

口似紡車摠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搥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為復只要弄脣觜為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為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摠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眾見此多矣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承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為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摠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佗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涅…

妄…不知身本同…（以上缺一紙半）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飜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眾生異佛迢迢與佛常踈佛與眾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佗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原殘）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為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佗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猒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不勞妄心卜 度眾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眾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世閒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佗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彊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黑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眾生迷倒羈絆徃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佗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佗

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佗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佗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踈親只是佗家染汙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佗家文字沒親踈莫起功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閒不居止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猒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閡廓然無事頓清閑佗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惣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誌公和尚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佗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為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眾生不二

眾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為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眾生一種眾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瞋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猒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燄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太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為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眾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佗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佗人藥方外看將為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眾生不二眾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徃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閒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閒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為愚人不了從佗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斷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為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法性本無瑕翳眾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鬥爭剛彊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閒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佗轉更增佗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眾為言為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佗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檐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佗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徃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眾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為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羡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昔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為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劒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為色悟即以色為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吒吒

頌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嚬呻眾邪怖機豎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仁-二+(敲-高)]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瞽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頌

授指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偽一剎那通變異峯峩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山/累]無遮欄燒海底

法網踈靈燄細六月臥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偽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叅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栴檀樹

荅鄭郎中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纔妙會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頌

無心合道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頌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閒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閒饒君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徃訪真宗爭如佛是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閒毫相燄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
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為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明道頌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
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閡不假功成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俱為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為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眾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
覆蓋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頌

三界唯心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
萬法成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叅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軌日暖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
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八漸偈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真妄

覺

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眾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眾生實無度者

詩

心印

同安禪師(八首)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為心印早虛言
須知本自靈空性將
學問亦曾討入海筭沙徒自困數佗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枉作風塵客種
性邪錯知解不達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駃
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

（以上缺十八紙半）

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
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
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
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靼(音折)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
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
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
身未足醻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
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
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

眾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慢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佗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揔知且作佯癡縛鈍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上堅牢以為最青松下明窓內玉殿朱樓未為對納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一鉢歌

遏剌剌鬧聒聒揔是悠悠造抹撻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枿枿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結裹學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

日千言強為分強為分湏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瞋即喜喜即瞋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瞋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湏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揔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廛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佗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碖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某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遮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佗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佗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即五洩小師也)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納鉼盂便是生涯調度為求至理叅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死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俏醋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鬥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郎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打破畫鉼歸去

斲珠吟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吾師權指喻摩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爍眾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軟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謌復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搆珠迴玲瓏主客分徃徃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徃徃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吝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叅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教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傳燈玉英集後序

（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柱國琅邪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隨　撰）

夫道本無名因名而顯道法本無說因說以證法故契經備于華藏闡權實之教宗唱列于寶傳示圓頓之詮蓋一切眾生有三毒障業風浪鼓其妄念客塵翳於本性纏縛惱病動擾湛源迷輪迴之轍沈生死之海諸佛所以出世祖師由是西來自茲漸振宗風直指心地傳密印於法嗣分慧燈於諸方如香象截流師子鳴吼徑登菩提之路安處栴檀之林了心非心咸為佛事舉足下足莫匪道場實拯溺之慈航乃證聖之捷路也緜是叢林之化茂著機緣之語成集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在宥之九載有江吳僧道源採七佛而下暨歷世高賢尊宿言句編成傳燈錄三十軸詣闕進焉尋詔名臣刊修臻畢遂成鉅典模印頒行懿聖代之奇書為真乘之妙教垂千劫而不朽度羣品而有賴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茂天地之化育邁堯舜之仁孝御六辨而臨萬寓讚三寶以福四生欽奉真乘開通妙理臣早以餘暇恭披是錄精究義諦偶達宗旨而又顧緄縢之重卷帙稍廣諒叅學之者津攜頗難因思佛門律論尚資纂鈔儒家史傳具存紀略遂擇乎精粹撮其

機要刪為十五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鳳毛麟角益表稀奇甘露醍醐罔非上味景祐龍集甲戌歲孟春乙亥序印經院
景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內降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上柱國琅邪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王隨箚子奏臣先進呈傳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蒙聖恩降勑編入藏錄欲望聖慈下印經院開板摸印頒行所貴真乘要法廣布於緜區善化妙緣永資於慶祚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所有合行事件本院遂具狀奏聞准中書箚子奉聖旨並依奏於景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了畢進呈奉聖旨摹印流行

譯經證義同編修講天台教文章慈雲大師賜紫沙門(臣濟滿)校勘

譯經筆受同編修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校勘

入內內侍省內侍黃門勾當印經院(臣)邵(從節)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勾當傳法院印經院(臣)朱(若水)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勾當印經院(臣)盧(昭度)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